

# 白宫新主能否医治美国经济急症与沉疴

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记者 许缘 高攀）美国新任总统拜登20日正式宣誓就职。对拜登政府而言，迅速控制新冠疫情诚然是当务之急，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也是亟待解决的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摆在拜登政府面前的，是“令人生畏”的就业复苏挑战。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因疫情丧失的1900万个工作岗位仅恢复约一半，失业者数量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多。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反弹导致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再度攀升至近百万。

不仅如此，不同族群间就业复苏不均衡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恶化。数据显示，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失业率分别高达9.9%和9.3%，而白人失业率为6%。

拜登曾多次承诺，发展经济是上任后的优先选项之一。他日前提出总额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试图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心剂。

不过，共和党人向来反对大规模支出，这份经济救助计划能否获得美国家国会批准仍是未知数。高盛经济学家亚历克·菲利普斯表示，对经济救助计划“买账”的共和党人不多，可能会导致最终方案获批金额远低于提议金额。

拜登的经济纾困措施在美国商界也遭受质疑。例如，把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招致许多商业团体和共和党人反对。国际特许经营协会政府关系负责人马修·哈勒指出，在部分农村地区，这一标准过高，将使受疫情影响打击最为沉重的小型餐厅和零售商店面临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激发倒闭潮，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

根稻草”。

美国商会首席政策官尼尔·布拉德利表示，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完全不合理”，将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并损害经济。

观察人士表示，即便拜登的经济救助计划获批，在多大程度上能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也未可知。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荣誉金融学教授理查德·马斯顿认为，经济救助计划提出向美国家庭发放支票，缺乏明确针对性，没有实质意义。该学院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也认为，纾困措施应有更强的针对性，特别是支持那些有面对面接触需求的经济活动，因为相关经济活动已陷入停滞。

疫情带来的“急症”难医，债务压力却在政府不断扩大支出应对疫情的背景下持续累积。长期困扰美国经

济发展的债务沉疴“久病难医”的状态还将延续。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债务雪球”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保持健康的财政状况也是美国经济长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联邦公共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8.2%，即20.3万亿美元。再加上先前通过的2021财年1.4万亿美元预算和可能出台的新纾困法案，美国债务将持续增加。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抨击美国政府在联邦债务设限及如何偿还债务这两个问题上“毫无建树”。该文援引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的话说，联邦政府给予经济的支持应有限，巨额债务赤字不能无限持续。由于“利率终归会上升”，美国必将在未来某时为高涨的债务付出代价。

（接上期）  
十五朵花  
“上门男”白路根

白路根，男，35岁，原籍湖南耒阳，入赘周口。妻子周口人，儿子2岁，妻子刚怀第二胎。

这又是一朵雄花。他见我走来，就主动取下口罩礼貌微笑。可是，还有一个口罩“长”在他脸上，一块四方白印，一笑一动。白印以外的眼睛、下巴、脖子、耳朵都是黑红色。这是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身材瘦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初见他，就让我想起南方的竹子。他操着南方口音说：“我在湖南出生，现在住在河南岳母家，做了上门女婿。”

我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很长的爱情故事。”他笑得很幸福。

他说：“白路根这个名字，是我爸爸找人按风水、笔画给起的，我一直在考虑这名字的含义。爸爸50岁那年有的我，妈妈当时48岁。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18岁。我爸妈都是军人，身体都不怎么好。”

“果然，我刚满周岁，妈妈就心脏病复发去世了，我还没过2岁生日，爸爸也走了，我记忆里没有父母的印象。当时，爸爸的战友要领养我，姑妈不同意，她说我是她哥哥唯一的根，也是他们自家的根。我就跟姑妈在广州生活，12岁被姐姐接回湖南，报了户口，上到中专毕业，学的是普通车床专业。后

来到深圳恒泰制衣厂打工，在那里认识了我老婆陈唤唤，我比她大7岁。”

“2003年，我和陈唤唤分到一个组，都是搞喷漆，那年她只有16岁。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只是默默干活，很少说话。陈唤唤却很活泼，爱说爱笑，经常在我跟前蹦来跳去，打打闹闹。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小孩子，人长得也好看。时间长了，我俩有了感情，知道她家住河南周口，家里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她家里人不同意和我谈恋爱，说年龄相差太大，其实是嫌我没有父母，没有根基，怕她受苦，就把她叫回家了。一年没回来，也没有书信，但我相信，我俩的感情没断。后来，唤唤去广东东莞打工，离深圳很近。那一天，我坐车去东莞找她，她来深圳找我，我们在街口会了面，我俩都哭了。那一年，我俩一有时间就来回跑着，相互看望。2005年，我把唤唤弄到深圳打工，租房子住在一起。那时唤唤18岁。”

“2006年，我想多学技术多挣钱，就带着唤唤离开深圳到厦门，做了电镀工，唤唤在一家工厂做手机配件。快到春节时，唤唤怀孕了，我往河南打电话、写信，希望能征得家人同意，让我俩结婚，可是得来的都是坏消息。”

“我和唤唤只好去医院，把孩子做掉。那个春节，我俩是哭着过的。”

“那一阵子我心情很复

杂，很痛苦。也理解唤唤父母的做法，谁不想让自己的小孩过得好呢。我就向唤唤提出分手，不想再害这女孩，跟着我没有什么幸福日子过，劝她放弃我。可是唤唤不同意，天天跟在我身后，说我去哪儿她去哪儿，受苦受累跟着我。”

“我从心底感觉很甜蜜。这中间，唤奔回过一次家，她妈妈电话里说家里有急事。唤唤一上火车，我就想她这次真的回不来了，但心里认定她一定能回来。两个月后，唤唤出现在我面前，她只带了点路费就跑回来了，身份证件被她妈妈扣在家里了，那时买车票还不是实名制。唤唤是被家人拉去相亲的，说定了亲就去打结婚证。唤唤偷跑出来，回到我身边。我心里又喜又忧，知道女孩子得罪家人的严重后果。”

“2009年的一天，家里又来电话催唤奔回去，这次是让我和他们的女儿一起回去，说是娘家人要看我，我一下子感觉有希望了。”

“唤唤的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我，虽然晚上让我俩分开睡，但我心里已经很知足了。”

“唤唤的父亲找我谈了话，说既然打不散，你们就成了吧。给唤唤补了身份证件，又开了户籍证明，把我俩送上公交车。一上车，唤唤就哭了，那一刻，我也流泪了。”

白路根声音堵在喉咙

里，我也鼻子酸酸的。我说：“你们俩真是不容易。”

稳定一下情绪，白路根继续说：“2010年，我带着唤奔回湖南领了结婚证，在父亲的老家耒阳举办婚事。父母只留下两间破房子，我俩在那里拜了天地。没有亲戚朋友到场，族人也没来几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搬到城里住了。只有一个堂哥帮我忙活，看上去他也很冷淡。”

“我领着媳妇来到父母坟地，我俩把坟上的杂草清理掉，跪在那儿烧纸、倒酒，心里难过，止不住流泪。我只见过父母在部队时的照片，不记得父母的模样。我说，‘爸妈，我是你们的儿子路根，这是你们的儿媳妇陈唤唤，我们俩结婚了，给父母敬酒了。请二老保佑我们在外健健康康，没钱慢慢来。保佑我俩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唤唤哭成一个泪人。”

“我们在镇上宾馆开了间房，在那里度过了新婚之夜。我俩回到城里继续打工，工作虽辛苦，但感觉很幸福。没过多久，我老婆就怀孕了。姐姐有心照顾我老婆，让我们回来和她一起住，一起经营她的小饭店。可是饭店生意不景气，我只好又出去打工，老婆刚生完小孩，带孩子很辛苦。这时，丈母娘打电话来，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就回来吧。”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